

当代二语教学与研究译丛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

B. Kumaravadivelu 著

邵 滨 译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当代二语教学与研究译丛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

B. Kumaravadivelu 著
邵 滨 译



© 2017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社图号 173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 / (美) B. 库玛

(B. Kumaravadivelu) 著；邵滨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11

(当代二语教学与研究译丛)

ISBN 978-7-5619-5113-2

I. ①文… II. ① B… ②邵… III. ①文化—全球化—关系—语言教学—研究 IV. ① H09 ② 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4345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ISBN 978-0-300-11110-1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2017

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

WENHUA QUANQIUHUA YU YUYAN JIAOYU

排版制作：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周 焰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子信箱：service@blcup.com

电 话：编辑部 8610-82301016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5

字 数：256 千字

定 价：40.00 元

献给我的孩子，钱德里卡和阿南德
也献给世间所有的孩子们

当他们面对这美丽的全球新世界，
学着扬起生活的风帆
希望这古老智慧的箴言
可以引导着他们：

随处，即是家；
众生，皆亲人。

——卡尼亚·彭格拉纳尔，约公元前 500 年

注：卡尼亚·彭格拉纳尔，印度泰米尔桑伽姆文学时期的著名诗人，精通数学。他留下了两首诗作，这首短诗就是其中一首，被收录在桑伽姆诗歌集《勋业诗四百首》之中。

译者序

库玛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第二语言教学专家，任教于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他在第二语言教学法、文化教学及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是语言教学“后方法”时代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2008)一书曾荣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本书是库玛教授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三本著作。与《超越教学法：语言教学的宏观策略》以及《全球化社会中的语言教师教育》两本书相比，这本《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不太像一本语言学家的著作，而更像一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或全球化研究专家的著作。

库玛教授关注文化及跨文化研究相关议题已有多年，早在1997年，他就提出“对于文化差异性的敏感只是一种理智化的概念，而不是内在化的行动”。2001年以后，由于教学需要以及学术会议邀请，库玛教授对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就文化刻板印象以及文化教学的框架进行了积极探索。库玛教授尝试从文化全球化进程入手，对当前二语教学中的文化学习与教学中的文化概念进行深入思考，他努力突破现有的实践，从全新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的复杂关系。

库玛教授在本书中从文化的概念及其复杂性展开论述，对文化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回顾，并就文化刻板印象及危害进行了论述。讨论了文化同化、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杂糅等诸多流行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并对文化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使用原则、发展文化全球化意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在库玛的理论中，“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全球化是指一种统治性的推动力量，将重塑国家之间、经济之间、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最终导致社会生活各个维度（如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个人等）的转变。文化全球化则指的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之间交流的过程。针对以往的文化教学中提出文化同化、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融合等概念，库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全球化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个人身份

构建的过程，二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是学习者身份构建的手段。全球化时代身份的构建不仅是外在条件（如文化、历史、权力等）赋予的，而且也与个人的能力及意愿有关。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教学需要正视四个层面的现实：全球现实、国家现实、社会现实和个人现实。

“现实主义”文化教学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承认身份构建是受世界、国家、社会和个人现实等不同竞争要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正视和尊重每个个体的文化遗留和文化选择，而不再抱有将其同化和整合的“幻想”，最终促成学生的文化成长，发展全球文化意识。库玛提出“现实主义”文化教学思想有五项原则：从学习目标语言群体到目标文化群体；从关注语言运用到关注文化关联；从文化信息到文化转换；从被动接受到批判性反思；从有偏见的文本到广泛的背景。

文化教学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开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库玛教授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深刻、独到的探索。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化教学不再只是简单的文化知识的传输和文化技能的培养，更应看作是身份构建的关键手段，最终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发展全球文化意识。因此，文化教学应成为第二语言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不能只甘当语言教学的附庸。这一观点对二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当前汉语国际教育的视域下，我们可以从中吸收借鉴哪些有益的探索呢？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对当前的汉语的文化教学、汉语国际传播、汉语教师培养等领域产生深刻的启示与影响。王帅在《库玛“现实主义”文化教学观述评》（2015）一文中不仅对库玛教授的文化教学观做了详细的介绍，并结合汉语教学进行了思考。

本书体大思精、内容丰富，涵盖了语言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历史、政治及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征引了大量各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观点及论述，对译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本书的人名翻译本着从众的观点，凡是国内已有译名的，优先选用，然后，则主要根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2007）。由于本书人名众多，涵盖古今中外，不免有疏漏之处。

本书的翻译，源自对于库玛后方法教育思想的热爱以及朋友间的因缘。自2012年库玛北大讲学之后，我就对他提出的“后方法”教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工作之余，在我的倡议带领下，朋友间成立了一个库玛著作研读小组。这本书当然也在我们研读讨论范围。本书的翻译也是友谊的见证。好友潘建建、周之畅、卿逢桥、周妙青都参与了部分初稿的翻译，本书还承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武宏琛博士予以审订，避免了更多的疏漏与错误，特此致谢。在本书翻译期间，我们既共同学习成长，也各自经历了人生大事：娶妻、生子、

远游、迁徙、继续学业等等，这或许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表征。这本书仿佛一个纽带，连接着我们彼此。这让我想到了库玛教授在本书献词中引用的两句诗：随处，即是家；众生，皆亲人。只要我们用心去面对生活。

本书的翻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姜景奎教授、赵杨教授、王帅、刘声等师友的鼓励与帮助。最后，还要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沈岚、李非飞编辑。没有大家的信任、支持与鼓励，就没有这本书的翻译。由于水平有限、时间紧迫等原因，翻译中的错漏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译者将在以后的重印中及时修订。

邵 滨

2017年10月

自序

光阴似箭，我从开始写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之久了。我刚开始认真研究文化的概念与文化冲突的时候，还不是学术界和社会语境中的热门话题。然而，不久，“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多样性”“文化敏感性”这样的词语迅速成为学术世界的流行词语。而且，至少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加利福尼亚州，这些词语已经成为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词。

那段时间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公司、政府机关、教育机构都在焦头烂额地处理文化差异性的挑战。文化差异性不久成为许多研讨会和工作坊商业宣传点。许多企业、政府和高校高薪聘请所谓文化差异性专家，希望能消除据说深藏于他们员工肉体与灵魂中像小魔鬼般的歧视，这些专家们到处随意发表一些关于敏感性和忍耐的言论。考虑到公众的兴趣，我在《圣荷西信使报》的周日观点版开了一个名为《我们的偏见，我们自身》的专栏。在其中，我强烈质疑，“对文化差异性的敏感只是一种理念化的概念，而不是内在化的行动”（库玛 B. kumaravadivelu, 1997: 4）。换句话说，关于文化敏感性，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说比做更容易？

当时，我正准备为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SOL）项目的硕士生首次上一门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核心课程。作为我课程和指导准备的一部分，我查阅了 TESOL 和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从大量文献中，我为课程学员挑选了有用的材料。在这门课程最初的几次讨论中，我大胆尝试不同方法和材料，从失败，也从成功中学习。我的学生们非常支持这些教学探索。

我参加了一些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学术会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 年 2—3 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全国 TESOL 年会。在三天会议期间，我尽力参加了许多有关 TESOL 的跨文化交际的讨论，找寻新思想和新方法，以便更好地改进我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尽管我从这个会议的许多报告中获益匪浅，丰富了我对于文化教学的理解，但是我对这个会议还是存有一些保留意见，因为在这个会议上，普遍认同的观点还是单方面的、西方的文化信念展示以及对其他文化实践的西方式的描述。这次会议后，我就和《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SOL）的读者们分享了我的一些思考，一篇短小的文章《关注跨文化交际

中的“跨”》(库玛 kumaravadivelu, 2002)。我在这篇文章后附录了一份非西方学者有关文化与跨文化方面著作的索引。但由于篇幅限制,编辑决定删去这个附录,他建议我留下 e-mail,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我索取这份索引。我同意了。不久,我就收到了大量对我的观点进行回应以及索要这份索引的邮件。在此鼓励下,我为《英语作为外语教学季刊》(*TESOL Quarterly*)的笔谈栏目写了一篇更长的文章《TESOL 中的文化刻板印象问题》(库玛 kumaravadivelu, 2003a)。

其间,考虑到世界正日益全球化,我开始致力于探索文化敏感相关的语言课程指导的可能性。2000 年 10 月,在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的第十三届教育会议年会,我应邀做了主旨演讲,这是第一次在正式的公开场合介绍我的一些还在思考中的想法。我演讲的题目是《相互依存:文化和语言教育》,我介绍了课程指导的雏形,指出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交流全球化的时代,语言教育者不能忽视他们肩负着探索文化认同形成这一复杂问题的职责(库玛 kumaravadivelu, 2000)。还有两次让我备感荣幸的完整演讲,一次是 2003 年 5 月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一次是 2004 年 10 月在巴西的圣保罗。与那些感兴趣的学者们充分交流,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想法。2006 年 7 月,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会邀请我在布里斯班举行的“语言与语言:全球与区域紧张”国际会议上作一个完整演讲,让人意外的是,我也由此与他们进行了全方位的联系。利用这次机会,在我的出版商的建议下,我从本书的草稿中整理了一份更正式的有关文化教学的框架。我为这次演讲选了《(前)紧张:全球与地区的文化逻辑》这个题目(库玛 kumaravadivelu, 2006)。

全球与地区的文化逻辑与语言教育持续进行着碰撞,这成为本书最重要的主题。这一逻辑涵盖了人类学、应用语言学、文化研究、历史、政治和社会学的大量训练。从这些相关领域出发,我开始尝试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角度,对目前为止在语言教室中文化学习与教学的主要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全方位审视。我同样尝试突破当前的实践,以便能提供全新的、富有挑战的方式去理解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书的第一章是全书的关键。我是从文化的概念及其复杂性展开的(第二章),接下来是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回顾(第三章)和文化刻板印象及其危害(第四章)。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讨论了文化同化(第五章)、文化多元主义(第六章)、文化杂糅(第七章)概念的盛行。考虑到它们的局限性,我提出了文化现实主义概念的基本原理(第八章)、使用原则(第九章)以及发展文化全球化意识的必要策略(第十章)。然后,在得到一些最终的思考(第十二章)前,我指出文化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际存在的问题及可能性(第十一章)。

我必须承认把源自不同原则的各种观点拉到一起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大量的定义、描写与解释。考虑到学术训练和历史资料的范围，我不得不有所取舍。我聚焦于那些在他们研究领域能代表整体研究趋势的学者们，从而获得一个总体性的而不是一个仅仅可理解的叙述。同样棘手的挑战是让象牙塔里的专业学者写通俗易懂的文体。在这过程中，我尝试在不改变自己论证内容的基础上把个人的故事与学术话语进行融合。

从这本书中，读者们能发现一个关键的内在特点，那就是没有什么渠道是不重要的。对于一个从多元文化国家移居到另一个的人来说，对于一个人看起来不一样，说得也不一样的人来说，过着一种根植于自己的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却没有向新的方式打开，每一天都是最基本的状态。比如有这样一个人，个人生活已经和专业纠缠在了一起，他已经几乎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工作中把两者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把个人的调查与专业的研究做了有机的结合。这个尝试也证明了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取代另一方。

这个项目能够克服困难最终完成，我要感谢那些给予帮助的朋友们。首先和最主要的，我要向杰出的出版家玛丽·简·佩卢索（Mary Jane Peluso）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玛丽·简（Mary Jane），谢谢您个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以及对我有能力完成项目的坚定信心，即使要拖延多年。同样感谢杰弗里·希尔（Jeffrey Schier）的关爱与细致的编辑工作。非常荣幸能由他第二次做我的手稿的编辑。（他同样编辑了我《超越教学法：语言教学的宏观策略》一书）。他娴熟的编辑技巧让我的书稿更清晰简洁。同样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专家们对本书初稿的肯定：悉尼工程大学的阿利斯泰尔·彭尼库克（Alistair Pennycook），哥本哈根商业学校的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以及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的托马斯·斯科韦尔（Thomas Scovel）。

我同样感谢圣荷西州立大学，尤其是全球研究所给我提供的职位，鼓励我致力于研究这个项目。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工程学院办公室实验室管理员琼·盐田（Jean Shiota），一直帮我解决电脑方面的各种故障。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献给雷文蒂（Revathi），对于这本书她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兴趣，她分享了文化学习方面的专长，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感谢你帮助我完成文化杂糅那一章，特别是帮我解读第七章的那首诗歌。钱德里卡（Chandrika）和阿南德（Anand），谢谢你们包容我在电脑前长久的工作（“为什么你总是一直在工作？”）以及很少时间陪伴你们。你们的经验与探索，在文化全球化世界的形成过程中，为我提供了痛苦、愉悦的体会和极其宝贵领悟。

目 录

译者序	I
自序	V
第一章 土地之歌	1
第二章 文化及其复杂性	6
2.1 文化的概念	7
2.2 文化和社区	9
2.3 文化和语言	13
2.4 文化和语言教育	16
2.5 结语	19
第三章 文化全球化及其进程	20
3.1 全球化的概念	22
3.2 文化全球化	27
3.3 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	34
3.4 结语	34
第四章 文化刻板印象及其危害	35
4.1 刻板印象的本质	36
4.2 刻板印象的原因	38
4.3 语言教育中的文化刻板印象	38
4.4 结语	45

第五章 文化同化及其幻象	46
5.1 文化同化的概念	47
5.2 文化同化及其幻象	55
5.3 文化同化和语言教育	59
5.4 结语	66
第六章 文化多元主义及其欺骗性	67
6.1 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	69
6.2 文化多元主义及其欺骗性	76
6.3 文化多元化与语言教育	79
6.4 结语	82
第七章 文化杂糅及对其的批评	83
7.1 文化杂糅的概念	85
7.2 文化杂糅及对其的批评	90
7.3 文化杂糅与语言教育	92
7.4 结语	98
第八章 文化现实主义及其需求	99
8.1 身份和身份政治	100
8.2 当代的现实和身份的形成	103
8.3 文化现实主义的概念	111
8.4 文化现实主义及其需求	115
8.5 结语	117
第九章 文化现实主义和教育学原理	118
9.1 基本要素	120
9.2 优先教学点	122
9.3 结语	134

第十章 文化现实主义与教学策略	135
10.1 思考型任务	137
10.2 探索性项目	146
10.3 结语	149
第十一章 文化现实主义与跨文化交际	150
11.1 传统方法	152
11.2 后结构主义 / 后殖民视角	156
11.3 全球使命	159
11.4 教育应用	162
11.5 结语	166
第十二章 世界地图	167
参考文献	171
索引	192

第一章 土地之歌

运用作者的特权，怀着一种简单的自传的想法，我从文化全球化和语言教育开始我的这本书。我出生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以及青年时期的一段大好时光。泰米尔语是我的母语。我 10 岁时开始了一生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后来，在 1984 年，碰巧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声名狼藉的一年，我从母族社会文化土壤被连根拔起，去美国寻找更绿的草地。

到了一定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移民和归化服务中心将实际上是粉色，但世人称之为“绿卡”的卡片授予我。这卡片意味着我成了有九位身份号码的“外国居民”。尽管我开始对“外国人（alien）”这个标签感到好笑，这个标签通常与来自外太空的那种滑稽可笑的生物相联系，但日后我对此感到舒适，尤其是看到那些外星人既英勇又不失滑稽的事迹后，这事迹通常出现于从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星际大战》到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恶搞电影中。一旦我彻底归化，变成美国公民，官方就不会将我视作外国人了。

在印度的马德拉斯大学、英国的兰开斯特大学和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完成正式学业后，我来到了坐落于加州南部的南湾地区，这里因硅谷而为人所知。我任教于圣荷西州立大学，这所大学被自豪地称为“硅谷城市大学”。它也是该地区最具多样性的大学之一。在新千禧年（2000）之际，学生人数激增到 30104 人，这其中最大的种族社区（38%）是亚裔（一个政治上便利的术语，实际上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极具多样性的人群，包括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等），其次是白人（30%），拉丁裔（14%），非裔美国人（4%），还有一部分印第安人（少于 1%）。

我住在库比蒂诺的南湾市，这里以其是众多信息科技公司的总部而著称。这是一个多种族城市，在这里有许多不同的带连字符的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印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各族裔美国人，尝试与那些不带连字符的美国人和谐共处。我的家正对着库比蒂诺山脚，总体来说，更像一个印度家庭。我在家讲泰米尔

语，庆祝印度节日，去印度寺庙，常去印度文化中心，拜访印度家庭，还有，我还看印度电影。在这些文化领域，引导我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是我的印度价值观系统。当我去工作挣钱养家时，我会尽量使自己符合美国的文化期待。换句话说，尽管地理上远隔万里，我进入印度文化话语领域时，我还是会依照我自身的遗传的文化传统。我对此感到舒适。我进入美国文化话语领域时，我还是依照学习到的文化传统，对此，我也感到很舒适。

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在我的两个孩子身上，7岁的钱德里卡（Chandrika）和5岁的阿南德（Anand），看到了相似的剧本。在工作日，他们会去法里亚小学学习，在那里，他们和白人老师交流，和白人小孩一起玩耍，当然也有其他亚裔孩子。在那里，他们听的故事，唱的歌，都深深烙上了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烙印。在周末，他们去一个印度宗教组织钦马亚布道团（Chinmaya Mission）运营的巴拉·维豪尔学习中心（Bala Vihar）补习，在那儿，他们与印度老师交流，和印度小孩玩耍，同样，在那里听到的故事和唱的歌根植于印度社会文化价值观。

在家里，不看史努比（Scooby-Doo）或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时，他们就会练习老师教的东西。快睡觉时，美国和印度的故事书，他们都会读，同样都很享受。在印度传统节日排灯节时，他们也很喜欢点灯，穿新衣服，吃特制的糖果。在泰米尔人的感恩节庞格尔节时，他们觉得那些传统仪式与美国的感恩节相比很“滑稽”。圣诞节时，他们也很喜欢用彩带和他们喜欢的卡通人物装扮圣诞树，和其他孩子一样，他们很早就起床了，想要看看圣诞老人给他们带了什么礼物。

据我观察，他们对自己所处的与印度文化不同的小文化团体感到舒适。事实上，他们享受这种多样的文化体验。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的。

我用“迄今为止”，是因为我知道，当他们长大独立时，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我印度朋友家里的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小孩，他们的轶闻趣事展现出一种U型的文化现象（见图1.1）。在儿童时期，那些新移民的小孩乐于遵守他们父母传授给他们的文化信念和实践。但是在青春期，他们却承受了很大压力，通常会反叛他们的母文化，他们厌恶任何与母文化联系的事物，甚至责怪他们的父母并表现出“离经叛道”。随后，在青年时代，他们开始意识到双语双文化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他们的文化资本的经济和智力价值。一旦意识到这些，他们又会责怪父母没有将他们培养得足够双语双文化化。这绝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印度裔社区却十分常见，也许在其他族裔社区也是如此。如果我的女儿也经历同样的事情，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奇。



图 1.1 U 型文化现象

回到成人世界，我想表达的是，想要理解或解释个人文化认同的复杂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时候。一些社会学思想流派也试图解释个人的文化认同在多语多文化的环境下是如何建构的。大多数这些思想都是基于三个广泛的文化概念：(1) 文化同化；(2) 文化多元主义；(3) 文化杂糅。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阐述这些概念。但我要说明的是，在文化加速全球化的今天，这些概念并不足以解释复杂的文化认同过程。

简单点说，某种程度上，信奉文化同化理论的人期待我采取主流文化社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信念和生活方式，并且沉浸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丧失自我。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我变成另一种文化的人。但是我并没有在我身上看到这种变化。

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者希望我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变成文化的假内行，在各种相互碰撞的文化社区展示自己肤浅的知识与兴趣。例如，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南湾居民，在一月参加越南的春节活动，在二月回顾非裔美国人传统，在三月（取决于中国农历）狂欢于中国的元宵节，在四月庆祝日本的樱花节，在五月庆祝墨西哥人的传统节日五月五日节，在六月出席印第安人的祈祷仪式等等，对我来说将会是政治正确的行为。他们会希望我能够体验这些一年一度的不同仪式，尽管我愿意在有空的时候从我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走出来，但是我并不希望成为这样的文化假内行。

文化混合主义的拥护者则希望我能够创造一个“第三种文化”或“第三种空间”，而不允许我遗传的印度文化和正在学习的美国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决定我的价值观和信念。他们期待我生活在一种矛盾的中间状态，只有当个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从某一种文化语境下将自己置换出来并将自己移植到另一种文化语境时，这种状态才可能出现。我不希望我在这样的文化迷宫中迷失自己。

相反，我相信自己同时生活在多种文化领域中，可以随意切换。这种切换，有时很

容易，有时又比较费力。我和我的孩子当然也不例外。全世界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他们的母国，真正变成了双语双文化的人。就像我一样，他们同时不同程度地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事实上，就算没有离开自己国家，也会体验到文化的复杂性。如果我可以，实际上是必须，跨越那种狭义地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美国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等）联系起来的传统文化思维，并且将诸如种族、宗教、阶级和性别组成的亚文化变体考虑进来，我们就能很容易意识到人类社区实际上是一个多文化的拼图而不是单文化的蚕茧。实际上，由于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文化快速全球化，文化意识的多维度也必须被考虑进来。我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本质上就是一个通过不断反思创造关键文化意识的复杂过程。

在反思过程中，指引我们的是我们出生时就存在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母族文化。我们学习的知识和从其他文化中获得的经验，不仅仅扩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而且让我们对自己的母语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和更深层的认同。这种关键的自我反思帮助我们从自己和他人的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换句话说，理解他人文化的同时，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反之亦然。这是个人复杂文化成长的重要标志。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文化成长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被语言教学领域完全忽视了。传统上，对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的文化教学仅仅关注于帮助学生发展在某些特定语境下为了特定言语行为（道歉、请求、致谢等），即以恰当方式使用目标语言的语言能力。最新的教学方法同样仅注重文化艺术、人工产品和文化仪式。这些方法很明显是基于简单甚至过于简化的文化、文化学习和文化教学观点。

为了更好地认知文化认同的复杂性，我们所应做的只是需要关注周围世界的变化，并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一个经济和文化快速全球化的世界。文化全球化与二语教学的关系远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当我们热衷于谈论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时候，我们很难触碰到复杂的全球化进程及其对 21 世纪语言课堂中文化教学的影响。

文化全球化对英语二语 / 外语教学和教师教育的巨大影响构成了本书的中心关注点。尽管我强调英语二语 / 外语教学，但本书实际上也涉及一般的语言教学。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中汲取的启示，我首先批判了文化同化、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混合主义的观点。本书的观点是这些西方以及西化的学者信奉和建构的观点仅仅展现了文化全球化世界二语教学有限的几个方面。因此，我探索将文化现实主义作为全球